

第十一回

观雅化闲游君子邦 慕仁风误入良臣府

话说唐、多二人把匾看了，随即进城。只见人烟辏集，作买作卖，接连不断，衣冠言谈，都与中原一样。唐敖见言语可通，因向一位老翁问其何以好让不争之故。谁知老翁听了，一毫不懂。又问国以君子为名是何缘故，老翁亦回不知。一连问了几个，都是如此。多九公道：“据老夫看来，他这国名以及‘好让不争’四字，大约都是邻邦替他取的，所以他们都回不知。方才我们一路看来，那些耕者让畔，行者让路光景，已是不争之意。而且士庶人等，无论富贵贫贱，举止言谈，莫不恭而有礼，也不愧‘君子’二字。”唐敖道：“话虽如此，仍须慢慢观玩，方能得其详细。”

说话间来到闹市，只见有一隶卒在那里买物，手中拿着货物道：“老兄如此高货，却讨这般贱价，教小弟买去，如何能安？务求将价加增，方好遵教。若再过谦，那是有意不肯赏光交易了。”唐敖听了，因暗暗说道：“九公，凡买物只有卖者讨价，买者还价。今卖者虽讨过价，那买者并不还价，却要添价。此等言谈，倒也罕闻。据此看来，那‘好让不争’四字，竟有几分意思了。”只听卖货人答道：“既承照顾，敢不仰体？但适才妄讨大价，已觉厚颜，不意老兄反说货高价贱，岂不更教小弟惭愧？况敝货并非言无二价，其中颇有虚头。俗云：‘漫天要价，就地还钱。’今老兄不但不减，反要加增。如此克己，只好请到别家交易，小弟实难从命。”唐敖道：“‘漫天要价，就地还钱’，原是买物之人向来俗谈；至‘并非言无二价，其中颇有虚头’，亦是买者之话，不意今皆出于卖者之口，倒也有趣。”只听隶卒又说道：“老兄以高货讨贱价，反说小弟克己，岂不失了忠恕之道？凡事总要彼此无欺，方为公允。试问那个腹中无算盘？小弟又安能受人之愚哩！”谈之许久，卖货人执意不增，隶卒赌气，照数付价，拿了一半货物。刚要举步，卖货人那里肯依，只说价多货少，拦住不放。路旁走过两个老翁，作好作歹，从公评定，令隶卒照价拿了八折货物，这才交易而去。唐、多二人不觉暗暗点头。

走未数步，市中有个小军，也在那里买物。小军道：“方才请教贵价若干，老兄执意吝教，命我酌量付给；及至遵命付价，老兄又怪过多。其实小弟所付业已刻减，若说过多，不独太偏，竟是违心之论了。”卖货人道：“小弟不敢言价，听兄自付，因敝货既欠新鲜，而且平常，不如别家之美。若论价值，只照老兄所付减半，已属过分，何敢谬领大价。”唐敖道：“货色平常，原是买者之话；付价刻减，本系卖者之话。那知此处却句句相反，另是一种风气。”

只听小军又道：“老兄说那里话来！小弟于买卖虽系外行，至货之好丑，安有不知？以丑为好，亦愚不至此。第以高货只取半价，不但欺人过甚，亦失公平交易之道了。”卖货人道：“老兄如真心照顾，只照前价减半，最为公平；若说价少，小弟也不敢辩，惟有请向别处再把价钱谈谈，才知我家并非相欺哩。”小军说之至再，见他执意不卖，只得照前减半付价，将货略略选择，拿了就走。卖货人忙攔住道：“老兄为何只将下等货物选去？难道留下好的，给小弟自用么？我看老兄如此讨巧，就是走遍天下，也难交易成功的。”小军发急道：“小弟因老兄定要减价，只得委曲从命，略将次等货物拿去，于心庶可稍安。不意老兄又要责备。且小弟所买之物，必须次等，方能合用；至于上等，虽承美意，其实倒不适用了。”卖货人道：“老兄既要低货方能合用，这也不妨。但低货自有低价，何能付大价而买丑货呢？”小军听了，也不答言，拿了货物，只管要走。那过路人看见。都说小军欺人不公。小军难违众论，只得将上等货物、下等货物各携一半而去。

二人看罢，又朝前进。只见那边又有一个农人买物。原来物已买妥，将银付过，携了货物要去。那卖货的接过银子仔细一看，用戥秤了一秤，连忙上前道：“老兄慢走。银子平水都错了。此地向来买卖，都是大市中等银色，今老兄既将上等银子付我，自应将色扣去。方才小弟秤了一秤，不但银水未扣，而且秤头过高。此等平色小事，老兄有余之家，原不在此，但小弟受之无因，请照例扣去。”农人道：“些须银色小事，何必锱铢较量？既有多余，容小弟他日奉买宝货，再来扣除，也是一样。”说罢又要走。卖货人攔住道：“这如何使得？去岁有位老兄照顾小弟，也将多余银子存在我处，曾言后来买货再算。谁知至今不见，各处寻他，无从归还，岂非欠了来生债么？今老兄又要如此，倘一去不来，到了来生，小弟变驴变马归还

先前那位老兄，业已尽够一忙，那里还有工夫再还老兄？岂非下一世又要变驴变马归结老兄？据小弟愚见，与其日后买物再算，何不就在今日？况多余若干，日子久了，倒恐难记。”彼此推让许久，农人只得将货拿了两样作抵此银而去。卖货人仍口口声声只说“银多货少，过于偏枯”，奈农人业已去远，无可如何。忽见有个乞丐走过，卖货人自言自语道：“这个花子只怕就是讨人便宜的后身，所以今生有这报应。”一面说着，即将多余平色用戥秤出，尽付乞丐而去。唐敖道：“如此看来，这几个交易光景，岂非‘好让不争’一幅行乐图么？我们还打听甚么！且到前面再去畅游。如此美地，领略领略风景，广广识见，也是好的。”

只见路旁走过两个老者，都是鹤发童颜，满面春风，举止大雅。唐敖看罢，知非下等之人，忙侍立一旁。四人登时拱手见礼，问了名姓。原来这两个老者都姓吴，乃同胞兄弟，一名吴之和，一名吴之祥。唐敖道：“不意二位老丈都是泰伯之后，失敬，失敬！”吴之和道：“请教二位贵乡何处，来此有何贵干？”多九公将乡贯、来意说了。吴之祥躬身道：“原来贵邦天朝。小子向闻天朝乃圣人之国，二位大贤荣列胶庠，为天朝清贵，今得幸遇，尤其难得。第不知驾到，有失迎迓，尚求海涵！”唐、多二人连道：“岂敢！”吴之和道：“二位大贤由天朝至此，小子谊属地主，意欲略展杯茗之敬，少叙片时，不知可肯枉驾？如蒙赏光，寒舍就在咫尺，敢劳玉趾一行。”二人听了，甚觉欣然。于是随着吴氏弟兄，一路行来。

不多时到了门前，只见两扇柴扉，四围篱墙，上面盘着许多青藤薜荔，门前一道池塘，塘内俱是菱莲。进了柴扉，让至一间敞厅，四人重复行礼让坐。厅中悬着国王赐的小额，写着“渭川别墅”。再向厅外一看，四面都是翠竹，把这敞厅团团围住，甚觉清雅。小童献茶。唐敖问起吴氏昆仲事业，原来都是闲散进士。多九公付道：“他两个既非公卿大宦，为何国王却替他题额？看来此人也就不凡了。”唐敖道：“小弟才同敝友瞻仰贵处风景，果然名不虚传，真不愧‘君子’二字。”吴之和躬身道：“敝乡僻处海隅，略有知识，莫非天朝文章教化所致，得能不至陨越，已属草野之幸，何敢遽当‘君子’二字？至于天朝乃圣人之邦，自古圣圣相传，礼乐教化，久为八荒景仰，无须小子再为称颂。但贵处向有数事，愚弟兄草野固陋，似多未解。今日难得二位大贤到此，意欲请示，不知可肯赐教？”唐敖道：“老丈所

问,还是国家之事,还是我们世俗之事?”吴之和道:“如今天朝圣人在位,政治纯美,中外久被其泽。所谓‘巍巍荡荡,惟天为大,惟天朝则之’。国家之事,小子僻处海滨,毫无知识,不惟不敢言,亦无可言。今日所问,却是世俗之事。”唐敖道:“既如此,请道其详。倘有所知,无不尽言。”吴之和听罢,随即说出一番话来。未知如何,下回分解。